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八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庚申

宋

姓劉氏
都建康

雷氏曰

高少文武前明後順
宋朝八主合六十年

高祖

武皇帝裕改永初

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縣
緜里人漢高弟楚元王

交一
太尉
崩于

十世孫彭城楚都故苗裔家焉帝仕晉為
有雄才大畧而清簡黨愆晉氏東遷劉氏
晉陵受禪晉室幸建康宮六十七歲
西殿葬建康縣蔣山初寧陵治三年

西秦改建弘

西涼冠軍恂改永建

壬戌

四月上殂

癸亥

營陽王義符改景平

小字車兵武帝長子所為多
乖失皇太后令廢為營陽王

甲子
二五

年十九終
治一年

文帝義隆改元嘉

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身長七尺五寸聰明仁厚躬勤政事江

左之政未嘗有也壽四十七為張超之殺于合殿葬長寧陵在位三十年

魏世祖太武帝燾改始光

明元長子壽四十五崩于永安

宮在位二十九年

夏赫連昌改承光

北燕有女人化男子○魏崔浩自比張良

丙寅

元嘉三年神僧杯渡初出冀州如清狂者挈一木杯渡水必乘之因號焉嘗自孟津乘杯絕岸至金

杯渡
神異

陵時年四十許狀寒窶喜怒不常遇盛寒輒穴冰而浴或著屐登山或跣足市中行荷一蘆圈時造延賢寺沙門法意遇之尤勤忽棄去行瓜步欲登舟舟人不即應遂乘杯絕北岸廣陵村有李氏方飯僧渡徑入以蘆圈置庭中坐席上眾環目之渡自若座有怒者見蘆圈礙道移之饒力不能動渡食畢挈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時有童子竊見圈中有四小兒皆長數寸眉目如畫及追之失所在由此顯迹及卒後復時時有人見之云

戊辰

西秦慕末改永弘二年夏滅之

夏赫連定立二年改勝光次年魏滅之昌之弟也

北凉改承玄○魏改神麤

己巳

求跋那
初跋那
華嚴講

天竺求那跋陀羅至金陵文帝遣使郊迎跋陀神
情爽邁帝見之大悅命居祇桓寺屢延入內供養
僕射何尚之彭城王義康南譙王義宣並師事之
請講華嚴跋陀以未通華言乞觀音為增智力夜
夢神力士易其頭旦起猶覺痛甚遂遍曉華言即
為眾講之時以跋陀妙大乘宗旨因號摩訶衍

辛未

北凉改義和

北燕馮弘改大興跋之弟殺跋之子翼自立七年

壬申

魏改延和

九年文帝幸大莊嚴寺設大會親同四眾地坐及
齋眾疑日過午不敢下箸帝曰日才午耳法師道
生在席即曰白日麗天今天言方中何謂過耶舉
鉢便食一眾從之帝大悅下詔留生止都下一時
巨公王弘范泰顏延之等皆造門結友生每以經
文未能達諸佛之旨而學者多滯聞見因著善不
報論頓悟成佛論二諦論佛性有常論法身無色
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皆網羅奮說發其淵奧
皎如日星又明年正月庚子升法座詞音朗潤聽

道生
法師
著論

癸酉

靈運
叛棄
市

者悟悅俄塵尾墮地隱几而化

北凉牧虔

蒙遜子立六年改永和

是歲謝靈運以謀叛棄市初靈運與顏延之齊名

其文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遂則弗及襲封康樂

侯居會稽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放蕩為娛太守

孟顛事佛精懇為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須惠

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

恨此語及顛入朝屢為裁抑不得召用晚為臨川

內史在郡游放不法為有司所糾司徒遣隨州從

事鄭望生收之運即興兵叛逸遂有逆志望生追

甲戌

擒之送廷尉帝怜其才減死徙廣州既而復叛有

旨棄市年四十九

十一年天竺三藏求那跋摩初讓國出家解四阿

舍精貫三藏誦數百萬言屬國諸王皆從之稟受

歸戒每謂諸王曰道在精通過緣即應但依慈悲

勿故發害意足矣遊闍婆國其王欲出家事跋摩

群臣固請不可乃令國中曰若率土奉大和尚歸

戒勿殺害賑給貧乏即從爾請於是群臣士民稽

首遵命朝廷雅聞其名沙門惠觀等白於文帝請

遣使致之有詔交州刺史津遣沙門道冲等航海

宋文帝問持齋求對大悅

邀之冲至跋摩欣然附舶抵廣詔聽乘驛詣關道
由始興愛其山類靈鷲為留周期寺有寶月殿跋
摩於東壁戲作定光儒童布髮像極妙夜輒有光
嘗在定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弥候之見白獅子仰
躡柱而戲弥空皆青蓮華沙弥驚走大呼寺僧爭
至豁無所有至金陵引對帝迓勞殊勤因從容問
曰寡人每欲持齋以身應物不獲所願法師遠來
陋邦之幸何以教寡人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
已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身賤名微
言令不威倘不克已苦節何以為用帝王以四海

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
則人臣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寒
暑應節百穀滋繁桑柘鬱茂以此為持齋不殺亦
大矣安在輒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為弘濟
耶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法師之言
可與論天人際矣命居祇栢寺講法華并十地品
帝率公卿日集座下法席之盛前此未聞也摩即
於寺譯菩薩善戒經等十八卷

魏改太延

乙亥 蕭謨之請

十二年京尹蕭謨之請制建寺鑄像帝以問侍中

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讀經不多比日彌復
無暇因果之事昧然未究所以不敢立異者以鄉
輩時秀率皆信敬耳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法度
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經爲指南比見顏延
之析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其說汪洋大明至理
若使率土之民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
何事昨蕭謨之請制即以相示委鄉增損必有以
戒遏浮淫無傷弘獎者乃當著爾尚之對曰橫目
之俗間不敬信以臣庸陋獨有愚勤實懼缺薄上
玷大法更蒙獎論重有愧耳然前代群英則不負

明詔自渡江而來王導周顛庾亮王蒙謝安郗超
王坦之王恭王謐郭文謝尚戴逵許詢及亡祖兄
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凱或宰輔冠冕
或人倫羽儀或致情天人之際或抗迹雲霞之表
靡不倒心歸依其間比對如蘭護開潛淵道崇邃
並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論便爾若
悉舉者夷夏漢魏奇傑輩出不可勝數慧遠云釋
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齊物亦爲要務
竊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則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
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

尚之
奏對
帝悅

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
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
萬刑息於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故圖
澄適趙二石減暴靈塔放光苻健損虐神道助化
昭然可觀謨之請制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本在
無行僧尼然而情偽難分去取未易耳至土木之
工雖若靡費且植福報恩不可頓絕臣比斟酌進
退未安今日面奉德音實用忻抃羊玄保進曰此
談蓋天人之學非臣愚所宜預聞切恐秦楚論強
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無取於此帝曰此非戰

國之具良如鄉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貴
仁德則兵氣消倘以孫吳為志動期吞併則將無
取於堯舜之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悅謂尚之曰
釋門之有卿猶孔氏之有季路也自是帝留神釋
典益重玄化及顏延之著離識論及論檢勅法師
慧嚴辨其同異酬酢終日帝笑曰鄉等殆不愧支
許矣

丙子

妄譯
涅槃

文帝幸曲水公卿畢集帝命賦詩沙門惠觀詩先
成奏之句有奇勝之韻帝悅以示百官皆歎服其
才觀與惠嚴謝靈運等詳定大涅槃經頗增損其

呵夢之神

現報 惠琳 叛教

辭因夢為神人呵之曰乃敢妄以凡情輕瀆聖典觀等惶懼而止

時有僧慧琳者以才學得幸于帝與決政事時號黑衣宰相致門下車蓋常不容迹琳妄自驕蹇見公鄉纔寒暄而已著白黑論毀佛叛教遂感現報膚肉糜爛歷年而死

論曰世智辯聰人情所歆慕以為英靈者也佛世尊則以為八難之一何哉靈運恃才傲世以謀叛伏誅慧琳毀形衣僧伽黎而竊與朝政既叛教矣復從而毀佛遂蒙惡報以死嗚呼蓋世

智之為難也明矣觀嚴二人妄以凡情輕議聖典向使不遇神人呵之則世智之難亦幾不免大哉跋摩尚之對制之言可謂旨窮大躰而識盡精微真天下之通論也

是歲文帝詔求沙門能述生法師頓悟義者刺史庾登之以釋法瑗聞召對顧問瑗伸辯詳明何尚之歎曰意謂生公之歿微言永絕今復聞象外之談所謂天末喪斯文也未幾天保寺成詔瑗主之王景文至值其講歎曰所舉皆所未聞所指皆出意表真法中龍也湘宮寺成復移瑗居之帝臨幸

聽法時以為榮

庚辰

壬午

甲申

魏太武燾即位改太平真君開西討皆出
真君三年上詣道壇受籙
是年北魏太武以戊寅平蕩中原江北盡臣伏又
為寇謙之倚崔皓為天師故改真君之號迨今五
年崔信寇術憎釋愈甚太子晃師事法師玄高崔
皓妬晃讒於太武疑之令幽死晃求哀於高高為
作金光明懺太武夢其先祖讓之曰不當以讒疑
太子既寤以所夢語群臣臣下皆稱太子無過待
之如初其相崔皓懼太子將不利於已白太武曰

皓子高
太子高
被害

太子前實有謀仍結玄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
若不早誅必為大害太武大怒收玄高慧崇害之
高弟子玄暢居雲中聞高遇害日馳六百里至魏
關泣曰和上神力當為我起於是高開眸曰大法
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亘然但惜汝等行
如我耳或恐過之矣唯玄暢南渡汝等死後法當
更興善自修心毋令中悔言訖即化沙門法進號
呼曰聖人去世我何用生應聲見高於雲中進頂
禮乞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棄汝耶曰和尚與崇
公並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救護眾生崇已歸安

謙之
遇異
人授
術穀

養矣言訖不見
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雍州人早好仙道修
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亡効有仙人成公興求
謙爲之弟子相與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之
服能不飢又共入嵩山石室尋有異人將藥與謙
之皆毒蟲臭物謙之懼走與歎息曰先生未仙正
可爲帝王師耳未幾與仙去謙守志嵩山忽遇大
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
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地上曠哉汝文身
直理吾故授汝天師之位錫汝雲中新科二十卷

自開闢以來不傳於世汝宜吾新科清整道教除
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子合氣之術大道清
虛寧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加之以服食閑練使
五女九疑十二人授謙之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
盛顏色鮮麗云

丙戌

是歲即元嘉二十三年魏太武三月西伐長安與
崔皓皆信重寇謙之而奉其道皓特不喜佛每言
於魏主以爲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冥悉除之及魏
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入其
室見大有兵器出白太武武怒曰此非沙門所用

必與蓋吳同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合寺僧閱其財產大有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物以萬計又為窟室以匿婦人皓因說帝將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切諫以為不可皓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燒經像還宮勅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化不行禮儀大壞九服之內掬為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其餘一切蕩除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

魏武
詔坑
沙天
門下

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三月十五日過斯不首身死有司宣告征鎮將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太子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預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

魏武
受蘇
建官

魏真君九年天師寇氏勉帝以京之東南地建觀輪天宮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開古未有應受符命帝然之遂受符錄建觀輪天宮令極高大不聞

雞犬之音要與天神交接工力萬計經年不成其
寇謙之惡疾死功遂止

庚寅

真君十一年崔皓嘗見妻郭氏讀金剛經乃奪之
火焚棄廁初崔皓為魏司徒自恃才略及魏主所
寵任專制朝權太武以皓監秘書其黨閔湛者勸
皓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皓從之於是刊石
立於郊壇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往來見者咸以為
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皓於帝以為暴揚國惡
帝大怒使有司按皓罪狀皓惶惑不能對執皓檻
車置于城南道側使衛士路人行搜其面呼聲磬

崔皓
伏誅

磬徹于道曰此吾投經溺像之報也凌遲而死時
年七十矣崔寇二家悉夷五族坐及僚屬凡百二
十人皓既勸魏主除蕩釋氏及經像毀廢皓行路
見棄像必停車溺之及族誅尸無收者又積怨在
人於是競溺皓尸至糜潰乃止

已上見北史

論曰崔皓之不智司馬溫公論詳矣大抵託跋
氏起自沙塞未遷都時性殘忍殺人如甘羨飲
食其俗習然也初太子晃被讒而玄高等數僧
受誅頗見其無辜矣及罷釋氏沙門誅而坑之
者豈勝道哉此雖虜人性凶亦崔皓當權用法

如此既而皓被讒迹其所坐蓋作史之失在唐
世不過黜官榮投之荒裔而已假令誅之亦不
過一已乃遂夷滅五族何哉蓋以無辜而施於
人也深則其報之於已也必厚此天道常數而
不易者也至於吾釋之經像於皓庸有傷害哉
而皓每見必停車而溺之及皓未旋踵而尸亦
爲人溺之至糜潰而止嗚呼皓不畏聖人之言
而欺天也又如此故天復爲之速報以警動乎
人世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魏改正平

辛卯

世尊示滅一千四百年矣

魏朝亢會沙門曇始振錫至宮門吏白太武曰趣
斬之刃下無傷又白臨殿陛矣太武抽佩劍自斬
之亦不能傷劍微有痕如線令收捕投虎檻中虎
皆怖伏不敢瞬左右請以天師試之虎即虓吼太
武大驚延始上殿再拜悔謝魏書佛老志云沙門
惠始清河張氏子初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學
習禪定於白渠北晝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識
者高之武帝滅姚氏留子義真鎮長安及義真爲
赫連屈凶所敗始身被刃而無傷屈凶怒召始於

曇始
救法
魏武
悔謝

前以所佩劔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後至魏多所化導自初習定至卒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足不沾泥愈加鮮白世號白足阿練若太武深加敬禮始預知終期齋潔端坐僧徒滿側泊然而寂停尸十日容色不變閱十餘年改葬兒亦如存舉世歎異及葬日送者萬餘人皆號慕哭之慟中書監高允為傳頌其德云

魏太武以癘作二月五日卒矣

魏文成帝濬改興安

景穆帝長子先太子晃被害立吳王改元

正平十月一日吳王亦崩立太孫濬晃之子也既立有人君之度視前昏失復

壬辰

文帝
詔釋

弘聖道在位十二年壽二十六崩太華殿也

二十九年魏太武帝殂吳王立未幾而薨高宗文成帝即位乃太武之孫也群臣勸請興復釋氏下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慧著生民濟益群品雖在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喜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况釋教如來功濟大千慧流塵境羣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

道士善行純誠如慧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
 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寧免奸媯之儔得容假託
 講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按瑕璽戮其有
 罪所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
 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鴻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
 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
 區其有好樂道法欲為沙門性行素篤鄉里所明
 者聽出家於是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
 寺經像並還脩復有屬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游
 涼城至魏值罷教權假藥術守道不改於復教日

即為沙門同輩五人高宗親為下髮命師賢為僧
 統明年有旨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
 迦文像五尊各長丈有六尺用赤金二十五萬斤

云出魏書
佛老志

甲午

武帝駿改孝建

燭殿在
位十年

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聰
明顯悟文武兩全壽三十五崩玉

魏改興光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東印土人也既得法已
 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
 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其季開士

也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

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尊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尊者付

法已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虚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孝建元年甲午歲也

正宗記云宋孝武之世也注云以達磨六十七年計之當在宋孝武孝建元年

傳燈作丁酉非

孝建元年宋孝武帝舉兵誅元凶而求那跋陀羅逃民間其後王玄謨軍梁山孝武令軍中得跋陀者驛馳至臺俄得之送金陵引見帝曰企德日久乃今始遇間關來歸亦有恨乎曰亡所恨但念夙緣遇此遂成熟耳帝慰之且戲曰尚念譙王乎對

乙未

曰古人不忘一飯王飯我十年乃敢遽忘耶今當從陛下求為王長修真福帝悽然改容中興寺成有旨命住持帝宴東府公鄉畢集召跋陀至皤然清癯孝武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戲之必能悟人情跋陀趨升陛帝曰摩訶衍不負遠來唯有一在即應聲曰貧道客食聖朝三十載恩德厚矣所欠者一死耳帝大悅移席相促一座盡傾

魏改大安

孝武詔沙門道猷為新安寺鎮寺法主初文帝問慧觀頓悟之理孰精觀以猷對有旨召入大內盛

集名流猷敷宜有緒法義粲然聞者開悟有攻難者猷必挫以釋之帝拊髀稱善至是為天下法主甚允時望

丙申

法師寶亮居中興寺中書表粲見而異之以書抵其師道明略曰比見亮公非常人也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然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乘玉在邯鄲秦人請以華國天下之寶不可自專當與同之也自是亮名益重晚居靈味寺講席冠京邑弟子三千餘亮英氣駸駸逼人辭鋒錯逸議者或蔽於理亮釋之莫不渙然

丁酉 改大明

是歲有老人高閣反累及沙門曇標乃下詔付所司精加沙汰遂設諸条自非戒行精苦之者並令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

庚子

魏改和平

大明六年九月右司諫言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弘峻拳跪盤伏豈止恭敬將以昭彰四維締制六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絲靡爽唯淳圖教特異於此凌滅禮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至化之淵美臣聞佛以謙儉自牧以

禮僧有司
俗

忠順為道不輕比丘逢人必禁日連大士遇長則
禮寧有屈膝四輩而問禮二親稽顙者膈而直骸
萬乘者耶故咸康初議元興再述而事屈於偏黨
道剉於餘分今鴻源遠洗群流仰鏡九仙贐寶百
神聳駭而畿輦之內舍弗臣之民階席之間延抗
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軌詳示景則者也臣等
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依其本俗
則朝微有序乘方兼遂矣制可法師僧遠聞而歎
曰我剃頭為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關於帝王即日
拂衣歸于林壑

朱靈
聖期
僧遇

是歲吳郡朱靈期者自高麗還船為風携至一洲
洲有山因意登之十餘里聞午梵知有寺寺七寶
所成見僧數輩皆石像欲返有呼靈期再禁得食
食味香美非世間有也有人云此去金陵二萬餘
里嘗識杯渡道人否靈期曰識之其人指北壁一
囊并瓶錫曰乃其鉢具耳今取附君并書又以青
竹杖授之曰見杯渡即付之令一沙弥送至船沙
弥命靈期以竹杖置前水中三日而至石頭淮遂
失竹杖有頃渡來得鉢大笑曰我不見此鉢且四
千年矣以擲雲中又接之乃去渡屢示寂已而復

游於世復至齊諧家同呂道慧杜天期水丘熙三大士在焉諧大驚即再拜渡曰年大凶無忘修福業法意道人德高可親之以禳灾俄門楣上一僧呼渡仰見之即辭去後不復見

癸卯

釋僧導京地人也十歲從師所學弘大為王者之敬初姚興欽重出入同輦後帝悅其賢躬為壽春立光山寺勅開講首曰昔王官托生雙林見滅自尔已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墮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為淨土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悽惶者哉因即

乙巳

涕泗四衆為之改容

廢帝業改景和小字法師孝武長子不仁不孝潘虐無度其嬖臣壽寂之殺之年十

七崩光華殿在位一年

佛衣
經火
不焚

魏文成帝末年疏勒國王遣使送佛袈裟一頂長二丈餘帝審是佛衣應有靈異置之猛火經日不

然於是駭然心形俱肅信乎出北史

于景福殿在位七年

明帝或改太始字休炳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好事鬼神嚴酷暴虐壽三十四崩

丙午
改永光

魏獻文帝弘文成長子即位治六年禪位與太子自号太上皇二十三歲崩

魏改天安

丁未

大教東被四百年矣

○魏改皇興

魏是年建永寧寺浮圖七級高三百餘尺為天下第一又鑄釋迦文像高四十三赤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又造三級石浮圖

寶誌大士於是年往來皖山劔水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俗呼為誌公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為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脩禪觀至是顯迹以前尺拂子掛杖頭負

寶公
鷹巢
化生

之而行經聚落兒童譁逐之或微索酒或累日不食嘗遇食鱸者從求之食者分啗之而有輕薄心誌即吐水中皆成活魚時時題詩初若不可解後皆有驗

邵碩者本康居國人大口醜目狀如狂小兒得侮慢時時從酒徒入肆酣飲後為沙門號碩公與誌寂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為之則去游益州諸縣皆以滑稽言事能發人惟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將亡謂沙門法進曰願露骸松下然兩脚須著履進諾之已而化昇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

在俄有自郾縣來者曰昨日見碩公著一笈行市中曰為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止與我隻履進驚問沙弥答曰昇尸時一履墮行急不及繫也

戊申

明帝詔僧瑾為天下僧正止靈根寺帝多諱忌犯者必殺之瑾每匡諫賴免者甚衆時京邑諸師立二諦義有三宗宗各不同於是汝南周顒作三宗論以通其異然長譏不敢傳法師智林者家有時望以書抵顒略曰切聞三宗論鈎深索隱盡衆生之情廓而通之盡諸佛之意使法燈有種勝利無窮借使國城妻子之施何以逮此哉傳者以為公

畏譏評故欲中輟詎可特纏疑障自發現行乎顒得書懼然悟此論遂行于世矣

辛亥

元魏文皇帝宏改延興

獻文長子生多祥感三歲受禪有人

君之度馮太后臨朝稱制十七始親政改姓元氏迁都洛陽断胡服番語在位二十九年壽三十三崩葬長陵

釋老志曰有魏孝文者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服冕太和十八年迁都于洛二十年改姓元氏文章百篇冠絕今古初登詔誥假手有司太和以後並自運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凡下七詔大興三寶帝建鹿野鹿苑二浮圖岩房禪室無不嚴麗

壬子 改泰豫四月上殂太子昱立十歲

癸丑 後廢帝昱改元徽字德融明帝長子淫虐不道廢

位四年

丙辰 魏改承明

丁巳 順帝準改昇明字仲謨小字智觀明帝第三子蕭

以太傳為相國又加九錫

魏改太和

右宋八主六十年而禪于齊

己未

太祖高皇帝道成姓蕭氏字紹伯小字門將漢相

晉陵遂為蘭陵人皇考承之仕宋為漢中太守
生帝龍穎鐘聲亦仕宋立功蒼梧王屢欲害之
遂生猜讐而伐宋為齊王壽五十四歲崩臨光
殿在位四年順帝之禪位也泣而彈指曰願後
身世世勿
生天王家 改建元

庚申 是年高祖有事于鍾山因幸沙門僧遠所居遠床

坐辭以老病不能出迎高祖將詣床下見之左右

以房閣狹不容輿蓋遂駐蹕遣使勞問卧起而去

遠居山凡五十餘年初猶有食食不繼澗飲二十

餘年天下仰其高行及終武帝致書沙門法獻曰

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知遠上此玄甚得好處

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逢見法師方可叙瑞

癸亥

甲子三五

對帝稱貧道而預坐

憂耳今為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

武帝顛改永明字宜遠高帝長子性儉約好積儲庫至八億萬金銀布帛不可枚計

壽五十四崩延昌殿在位十一年

勅沙門法獻玄暢為天下僧主他日會于帝前對制稱名而不坐中興寺僧鍾對帝稱貧道武帝訝之以問中書王儉儉白漢魏佛法未盛傳記無載者獨宋魏始盛而沙門多稱貧道而預坐晉庾冰栢玄皆欲屈之然竟不可行今亦稱貧道帝曰獻暢二師道行如此猶稱名朕以稱名乃得宜可著令以為定式初獻公慕法猛西遊自巴蜀出河南

暢首嚴述疏

丙寅

經芮芮國到于闐欲度葱嶺會棧道絕不得往獲佛牙一枝舍利十有五粒并經論梵夾而還暢公精究經律博貫子史百氏之言初華嚴未有疏暢首為之學者得以祖述焉風詣高簡弘道輔世有功國家莫年特聽肩輿入殿時稱黑衣二傑焉

明教嵩禪師論曰近古高僧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鑿輿及門而床坐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潁陽而詔不出山當時待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如其近於道也後世之慕其高僧者

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况如慧遠之見天子乎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脩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末嘗不涕下也

魏始服袞冕乘御輦

魏祀負丘方澤作孔子祠

永明七年帝怒大士寶誌感衆收逮建康獄是日國人咸見大士游行市井既而檢校仍在獄中其夕語吏曰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

丙寅 己巳

獄誌 公後 悔謝

文慧太子竟陵王送供至建康令呂文顯以聞帝悔謝迎至禁中俄有盲屏除後宮爲家人宴誌例與衆暫出已而猶見行道于顯陽殿比丘七輩從其後帝驚遣吏至問吏白誌久出在省中及視之身如塗墨焉帝益神敬之後在華林園忽重著三頂布帽亦不知自何而得之未幾而帝崩文慧太子豫章王相繼而殂果如其讖靈味寺沙門寶亮者欲以衲帔遺之未及有言誌忽來牽帔而去王仲熊問仕何所至不荅直解杖頭左索與之仲熊初不曉後果至尚書左丞焉建武末平旦出門忽

褰裳走過曰門上血腥及明帝遇害果以犢車載
 尸自此門出舍闔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被門
 限初鬱林多害宗室高士江必憂南康王問誌誌
 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徐陵兒時父携之謁
 誌誌拊曰天上石麒麟也陵後果顯于世
 沙門曇超者居錢塘靈苑山一夕有異人至曰此
 邦蒙師留蒼生之福然富陽民無故鑿山麓斷壤
 群龍之室龍忿不致雨今二百日矣欲法師一往
 誨龍為蒼生請福豈有意乎超曰此檀越事吾何
 能為哉神曰弟子力能吐雲不能致雨超諾之至

辛未

顧歡
作夷
夏論

赤庭山為龍說法俄大雨因止臨溪縣令聞超在
 辦舟迎之超即日遁還靈苑
 逸士顧歡隱居不仕尚黃老南史云歡以佛道二
 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其略曰辨是
 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
 王夫人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
 後年四月八日剖右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於是
 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曰釋迦成佛有塵
 沙之數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試
 論之曰五帝三皇未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

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或當之然二
經所說若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
其迹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耀靈以示遠道濟天
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
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
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群戎之服全形守禮繼善
之風毀兒易形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無
盡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
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雖舟車
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

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是車可涉川
而舟可行陸乎屢見刻舟沙門守株道士互爭小
大交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
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
尋夫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
泥洹僊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
死真會無生在名則返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
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
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僉人可信博非精
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

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
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方
方圓有躰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
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
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宜用為已優劣之
分大略在茲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司徒表粲
託為沙門通公駁之略曰白日停光怕星隱照誕
降之應事在老先固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
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
三繞為虔不尚踞傲為肅豈專戎土爰及茲方襄

表粲
駁夷
夏論

童謁帝膝行而前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垂
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兒
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
老釋迦其人或同觀其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
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又仙化
以變形為尚泥洹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為緇
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而湛然常住泥
洹之道無死之地陶神若此何謂其同時何常侍
鎮之觀顧歡和同二教大不平之以書抵歡劇言
道教不足以擬釋氏歡答其書固自封執鎮之重

與之書猥辱返釋究詳淵况既和光道佛而涇渭
釋李觸類長之爰至碁奕然敷佛彌過精旨愈昧
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輒復略諸近
要以標大歸夫太極剖判兩儀妄立五陰合興形
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三皇之前
民多顛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
自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不入仁義
所未移及其沈欲淪波觸涯思濟思濟則祈善祈
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
自通感不自感感常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

鏡高堂自此而言萬像斯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
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中土於
大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覩日月之明何假离朱
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
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
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
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
一宜一其法滅俗歸真必其違俗是以如來制軌
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為韜光潛導匡救禘
心立仁樹義將近順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

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為盡善不為盡美蓋是有
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尼哉
且佛教數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踈兩級精
踈兩級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規易准夫
以視為負者易以手為負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
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
真採撮法華制用尤拙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
石飡霞非徒法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
五千之文全無為用全無為用未能遣有遣有為
懷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

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極也
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未能至今云道
在無為得一而已無為得一是一則玄契千載玄契
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導達風流者若當廢
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教之筌耶敬尋所辨非徒
不解佛亦不解道也反乱一首聊酬啓齒

亂曰運往兮韜韜明玄聖兮幽幽翳長夜兮悠悠
衆星兮晰晰太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夫輪
桶兮殊材歸敷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
兮遠逝卞和慟兮荆側豈偏尤兮楚厲良羞茂兮

波若焉相責兮智慧時復有朱常侍昭之因何鎮之書乃作難夷夏論而朱廣之作謔夷夏論並章分句解以破顧歡之蔽於淺也汝南周顥高僧慧通並著駁夷夏論歡之作遂不勝其謬矣復有法師紹正者著二教論其略曰佛明其宗道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名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之旨

齊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並酷好佛竟陵著淨住子四部二十卷闡揚佛教有吳興道士孟景翼者頗有時譽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

景翼
正論

翼禮佛景翼弗禮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略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老子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瞻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名而強號爲一在佛爲實相在道爲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道歸一歸一即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

人自
楚越
鴻常
一耳

始於常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脩徧脩成聖
 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思議哉
 司徒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
 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
 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
 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汝南周顒顒難之曰虛無
 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
 無二爲逗極於虛無爲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
 本一物而爲鴻乙耳駸馳佛道無免二未未知高
 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

己出
商史

論曰自漢西域傳范曄論釋氏大槩陳壽三國
 志則置而勿言唐太宗晉書則班班紀著沙門
 神異之迹未始輒有一言訾佛况佛化自晉抵
 南北朝始大振於天下賢哉魏收李延壽之作
 當世帝王公卿從事吾佛者未嘗諱之而不書
 書之亦未嘗以人事議佛也及顧歡傳則假手
 當時群公評議二教而罪歡曰歡雖同二法而
 意黨道教嗚呼可謂良史矣陋哉歡翼之論猶
 昔人寶燕石者渠信有真玉哉

壬申元魏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

聽大州一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

著之制令以為常准○祀孔子於中書省

甲戌

鬱林王照業改隆昌

文惠長子武帝之孫初上滯虛驚弒之而立其太子之子

昭文改延興奢佚無度廢先君儲積數月而盡西昌侯禽以太后令廢之而自立

明帝鸞改建武

字景栖太祖兄安貞王道之子小字玄慶性多猜忌好占吉凶利害

壽四十七崩正立太子福殿在位五年○寶卷

丙子

魏改國姓元

戊寅

改永泰

己卯

東昏侯寶卷改永元

字正嚴明帝次子自即位不與臣下相接奢佚後宮一年

之中府庫匱乏民間倍價市金與潘妃作金步蓮華和帝刺於荊州幸蕭衍伐之遂廢為東昏

侯壽十九而終在位二年

庚辰

元魏宣武恪改景明

孝文第五子即位深好佛法壽三十三葬

景平陵在位十六年

道士陳顯明妄造道真步虛品經六十四篇

出珠

和帝寶融改中興

字智昭明帝第八子蕭衍迎立于江陵明年三月禪位于梁

武奉帝為江陵王年十五崩在位一年

齊高帝蕭道成自戊午昇明二年四月受宋禪相

襲七主二十四年傳譯華戎道俗二十人所出經

律論傳錄等四十七部凡三百五十卷

外國有所謂天竺沙門僧伽跋陀羅者師資相傳

云佛涅槃後優波離結集律藏訖即於其年七月十五日受自恣竟以香華供養律藏便下一點置律藏前年年如是優波欲涅槃時付弟子陀寫俱陀寫俱付弟子須俱須俱付弟子悉伽婆悉伽婆付弟子目犍連子帝須帝須付弟子旃陀跋闍如是師師相付至今三藏法師法師將律藏至廣州臨上船還本國時以律藏付弟子僧伽跋陀羅羅以永明六年共沙門僧猗於廣州竹林寺譯出善見毗婆沙一部十八卷即共安居以七年庚午歲七月望受自恣竟如前師法以香華供養律藏即

下一點當其年凡得九百七十五點點是一年也至梁大同元年有隱士趙伯休於廬山遇苦行律師弘度得此點記年月伯休因問度曰自永明七年後云何不復見點度云自彼已前皆得道聖賢手自下點度乃凡夫止可奉持頂戴而已故不復點也伯休因奮點推至大同元年凡一千二十年今以此究叅諸家傳記佛世尊誕生入滅之年並不相類大抵西域山川之廣國土之多佛化之盛各承一宗此亦一家之說不可廢故附著于此

壬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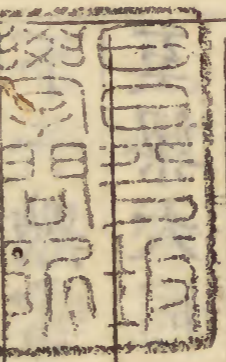
○四月寶融禪位于蕭衍尋殺之

右蕭齊七主二十四年

而禪于蕭梁

比丘一清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佛祖歷代通載' and '卷第八'.

